



母亲的 新年贺词

□ 聂难

又像是问我。
我一时语塞。她随即又埋下头去，毛线针轻轻一碰，发出“喀”的一声微响，仿佛将她自己，也将这间屋子，从外面的世界轻轻地拉了回来。她是在她的静默里，我是在我的静默里，而这静默与静默之间，流淌着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时间。

瓜子在小瓷碟里堆着，尖尖的一小撮。母亲伸手抓了一把，并不立刻吃，只在手心里捂着，用拇指一个一个慢慢地摩挲着，像数着一串温暖的念珠。墙上那石英钟的秒针，走得格外郑重，咯噔，咯噔，一步步，像踩在人的心坎上。

“……去年这时节，”她又开口了，声音软软的，沉在灯影里，“你爸还在，为冬至没吃上羊肉饺子，跟我怄了半天的气。”

我抬起头。她并不看我，眼光柔柔地泊在那一碟瓜子上。

“开春，院角那棵李子树，花开得最好，白茫茫的，像落了雪。夏天你回来，说那果子酸。”

她的话，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来，没有头，也没有尾，像在随意翻拣着一些旧衣箱里的物什，抖落出些附着其上的、阳光与樟脑混杂的气味。她没有提我工作上的升迁，没有问我来年的打算，说的尽是些针头线脑，云丝风片。她说巷口那盏坏了半年的路灯，上个月终于亮了；说对门张奶奶的玄孙，前日笑着会认她了；说今冬的腊肉，比往常年盐要抹得匀些。

这不是贺词，绝不是。没有“新年快乐”，没有“万事如意”。这只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过后，一位母亲，在灯下，为她归家的孩子，用最朴素的方式，清点着她所守护的、那个小小世界的收支账目。她把那些我错过或忽略的日常——父亲的脾气、李花的兴衰、路灯的明灭——一件件，一桩桩，轻声报给我

听。仿佛告诉我，你看，你虽不常在，可你的根须所在的这片泥土，风是这样吹的，雨是那样落的，一切都还平安。

忽然间，我全然懂了。我们这些城里人，总把“新年”看作一个起点，一个可以挥别一切、重新立誓的坎。我们在烟花与香槟中，急急地要将过去甩脱，奔赴一个崭新的、光鲜的未来。而我的母亲，这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妇人，她的时间是一条绵长而连续的河。元旦，于她不过是一个路过的小小的渡口。她不作展望，因她深信，日子是一天天过出来的，不是凭空许愿许出来的。她只是坐在这渡口的夜灯下，将她过往积攒的温暖与坚韧，细细地打包，沉默地、执拗地，塞满我的行囊。

“明天早上……”她将手里那把捂得温热的瓜子，轻轻放回碟子里，“妈给你下碗面，清清爽爽的汤，卧两个鸡蛋。”

此刻，窗外不知何处，终于响起零落的欢呼声，隐隐约约，像远方的潮涌。午夜了。新的一年，就这样被众人喧嚣着，抬了过来。

而母亲站起身，收拾起毛线活，只平平常常地说：“不早了，睡吧。”

她那几句关于路灯、关于李树、关于一碗鸡蛋清汤面的话，却比任何钟声与欢呼，都更沉重，更确切地，落在我心上。这便是她的贺词了——不祝福未来，只确认此刻的拥有；不虚构繁华，只许诺一顿踏实的早饭。

在这新旧交错的、清冷的午夜，我终于明白，母亲给予我的，不是奔向明天的推力，而是拥抱今天以及今天之前所有每一天的耐心与勇气。那碗即将在清晨升起热气的面，便是她为我点燃的、唯一的，也是最亮的守岁灯火。

窗外的城市亮得有些不近人情。偏是这满城灯火，照得夜不像夜，连天边那最后一点属于旧岁的霞光，是几时被无声无息地舔舐干净的，也没人知道。屋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黄澄澄的光晕，像一枚温润的、旧了的鸡蛋黄，恰好圈住母亲，圈住我，和眼前一碟新炒的南瓜子。

这便是我们的元旦前夜了。没有盛宴，没有笙歌，连电视里那台热闹得过了火的跨年晚会，也被我按了静音，只剩一串串彩色的光影，在墙壁上寂寂地流淌。母亲是向来不过“阳历年”的，用她的话说，“不过腊月都是今年”。她一生的节奏，是跟着地里庄稼的茬口走的，春种，秋收，冬藏，严丝合缝，从不差池。而这公历的元旦，恰是她农事日历上最沉寂的一段，像乐章里一个生硬的、外来的休止符。

她坐在沙发里，身子微微陪着，手里是一只织了一半的毛线袜子，灰蒙蒙的颜色，是给我的。针脚依旧那么匀净，一挑一拨，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韵律。她不大说话，只是偶尔抬起眼，从老花镜的上缘望出去，目光虚虚地落在电视里那片无声的热闹上，又像是落在了更远的地方。屏幕上，衣着光鲜的男女主持人正张着嘴，用力地笑着，做出欢呼的姿势，像一群被搁在浅水里的鱼，挣扎着要溅起些喜庆的水花。一切，仿佛与我们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玻璃。

“他们……不累吗？”母亲忽然低声说，像是自语，

丝路驼队天山来

□ 高杰

张骞的“凿空”
为的是大汉的永恒
班超的“西征”
目的是疆土的稳定
李希霍芬
用“丝绸之路”来命名
诠释了东西方的交流与繁荣
文明
在开拓协同中
不断昌盛
丝路在延展
打破地域和时空
从古至今 一脉相承
东西部的合作
与跨境互补相通
以文旅为媒 助商兴兴隆
豫疆对口 相辅相成
中原大地
吹来东天山的风
文化润疆
曾自东向西
回馈相赠又由西往东
一队驼铃叮当
沿丝路而行
过古函关 古车壕 驿站
看今日之生态廊道 天鹅之城 百业正兴
我们正敞开怀抱
迎接中华民族的同胞弟兄
我们沿着丝绸之路
在古往今来中挥手相连
历史的回声
激荡着民族团结的激情
巍巍峭山与雄奇的东天山
在新的时代
阔步向前 遥相呼应



诗路花语

不忙的时候到陕州

□ 贾忠杰



不忙的时候到陕州，在慢时光里细品这座城市的多元魅力。

到陕州，踏古道寻千年回响。作为三门峡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崤函古道石壕段的古道遗迹上，至今还留存着周秦汉唐的车马印记。2400余年的建城史在此沉淀，“分陕而治”“甘棠遗爱”的典故，“假虞灭虢”“襟山带河”的传奇，随脚步缓缓铺展。昔日咽喉要道如今静谧安然，风穿崤函山谷，诉说着过往繁华与沧桑。

到陕州，探地坑院品民居智慧。有着4000余年历史的地坑窑院，被誉为“地平线下古村落、民居史上活化石”。顺着缓坡逐级而下，黄土夯筑的院落豁然开朗，“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独特格局，让人惊叹先民的巧思。坐在温暖的土炕边，看天光洒落，星辰高悬，听村民拉着家常、孩童追逐嬉闹，炊烟袅袅中飘来饭菜香气，仿佛穿越回穴居时代的静谧时光，感受最本真的人间烟火。

到陕州，听锣鼓书赏非遗韵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刻在陕州人骨子里的乡音，更是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无论是在地坑院的院落里，还是在古镇的老戏台上，只要艺人手持简板敲响锣鼓，高亢清亮的唱腔便会顺着黄土坡漫开。唱词里有民间故事的悲欢离合，曲调中藏着黄河岸边的风土人情。听一段锣鼓书，就像翻开一本鲜活的“地方风物志”，在抑扬顿挫的声腔里，读懂这片土地的烟火记忆。

到陕州，泡温泉享康养秘境。唐朝诗人、陕州司马王建《温泉赋》中写道：“院内引得温泉水，二月中旬已进瓜。”陕州“神泉”历史悠久、储量丰富，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可饮可浴。你可以选择高阳山温泉度假区，也可以走进城内180余家温泉酒店中的任意一家，选一处心仪的汤池，让温暖的泉水包裹身心。疲惫与焦虑会随水汽一同消散，这既是对肌肤的滋养，更是对心灵的疗愈，让人在温暖中重获元气。

到陕州，追落日赴天鹅之约。黄河穿境而过，勾勒出灵动山水。傍晚时分，夕阳为河面镀上金箔，渔舟唱晚尽显江南韵味与北国豪迈。冬日里，成千上万只白天鹅迁徙而来，洁白身影与蓝天碧水相映，成为最动人的限定景致，让人感受生命的自由与美好。

到陕州，享运动之乐焕发生机。百里黄河生态廊道既是马拉松赛道，也是健身天堂，沿途体育公园、健身步道错落，可沿黄河慢跑，于户外舒展筋骨。黄河之上的桨板赛更添动感，选手劈波斩浪展风采，在山水间解锁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动静之间尽显陕州蓬勃生机。

到陕州，赏千年文明品风雅韵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陕州拥有庙底沟文化、黄河文化、禅宗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亦偏爱这片土地，留下数百篇诗文，或赞黄河奔涌之壮，或咏崤函山水之秀，字字句句皆是对陕州的深情。漫步其间，触摸彩陶残片、品读摩崖题刻，每一处遗存都是文明的“活密码”，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城市的厚重过往。

到陕州，尝地道美食暖肠胃。“陕州十碗席”荤素搭配，蒸炖出家常暖意；观音堂牛肉薄切咸香，越嚼越有滋味；大营麻花外脆里酥，满是街巷香气；冬日里一碗羊肉汤配油脂饼，暖透身心。这些特色小吃凝聚地域风土，没有复杂工序，却有着最动人的滋味，是陕州人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对来客的真诚款待。

就像“这么近，那么燃，周末到河南”的热忱呼唤，我们想说的是——不忙的时候到陕州吧。来一场休闲之旅，让黄河的风、温泉的暖、落日的柔治愈所有疲惫；赴一次文化之旅，让古道的幽、地坑院的奇、锣鼓书的韵，丰盈闲暇时光；享一场活力之旅，让赛道的激情、步道的清爽唤醒内心热忱。陕州的美好，静待你卸下忙碌，在慢时光中感受触摸生活本真。

千载文心三苏园

□ 郭艺伟

初冬的清晨，我怀着一份崇敬，去三苏园拜谒苏氏三杰。心中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又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还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哀思。

穿越汝河，在郟县城西北23公里处，我看到了坐落在小峨眉山下的三苏园，它坐北向南，背靠嵩山余脉，面对汝水旷川，这里因耸立着宋代文豪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坟墓，还有其父苏洵的衣冠冢而闻名。

初冬的暖阳照在身上，和煦而温柔。缓步走在三苏园中，目光所及，皆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曲径通幽处，三苏纪念馆、三苏坟、广庆寺、三苏祠、东坡碑林、苏轼布衣塑像、东坡湖等景观如天地遗珠，星罗棋布。

来到三苏墓前，这里芳草萋萋，随风摇曳，古柏森森，遮天蔽日，生机勃勃，苍郁葱翠。树冠平齐，似向诗人脱帽致敬！树体前倾，朝向西南，似是诗人在遥望故乡。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独特的风景，那就是“苏坟夜雨”——平顶山外八景之一。那高大挺拔的古柏，遮天蔽日，拱卫着三苏的安息之处。像极了文豪的崇拜者正聆听着教诲。每逢夜晚，柏树就会发出像打雷落雨的声音，如同学子琅琅的

读书声，动听悦耳；又如同文豪的诗音，声声入耳。冥冥中，东坡居士仿佛行走在这胜景之中，羽扇纶巾，闲庭信步，幽思百转，高声吟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清风拂来，柏声呜咽，似在诉说诗人的生平，又像是感叹人世间的沧桑。

三苏园，因诗词而兴，因文化而盛。漫步其中，用心感受眼前的塑像、墓碑、黄土和古柏，有一种遥接万代的感觉，那一刻，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代文豪的灵魂，不禁感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底蕴的强大。三苏在文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苏洵的文章以刚健有力风格见长；苏辙的文学作品以清新脱俗著称；而苏轼的词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意境深远，雄健豪迈，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鼎盛时期的成就，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三人中成就最高的苏轼，在他生活的时代却历尽磨难。他在政治上坎坷多舛，宦海中浮沉。他屡遭排斥、打击、诬陷，数度受到贬谪，他曾经被长途押解，也曾被投进监狱。

富丽堂皇的宫阙容不下他，他就走向民间。曾躬

耕黄州东坡，像山野村夫一样耕田收割；曾穿梭在市井小巷，在酒肆茶坊间谈词论赋；曾多次参谒佛门，与名僧共论禅理；他也访遍名山大川，抒发自己人生抱负和豁达情怀。他在人生的最低谷，以自己特有的情愫，寄情他走过的山山水水，关爱着生命中的芸芸众生，感悟着历史和未来，写下了大量精妙绝伦的诗篇。

有人说，读懂了苏东坡，就读懂了人生。确实如此，苏东坡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的人生际遇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但是丰厚的精神世界，让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思想。他在儒释道三教中的切换，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人生的智慧。

因小峨眉山形与家乡眉山相似，苏东坡最终选择归葬于此。此后千百年，文人墨客凭吊者接踵而至，吟诗作画，植柏修垣，建祠塑像，以此表达对三苏的崇敬和爱戴，三苏园也成为中原一张亮丽的历史文化名片。

岁月如歌，逝者如斯。千百年来，多少灵魂都消失在无尽的历史尘埃中，化作云烟。自然界也在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中变化万千，但总有一些东西万古长存，亘古未变，那就是人们对伟大灵魂的敬仰。

窗边的光明

□ 水建军

刘师傅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将当日的《三门峡日报》放在收发室最显眼的地方。那是为我九十六岁的老父亲预留的角落。老父亲腿脚稳健，眼神清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时分必会缓步而来，取走那叠油墨未干的报纸。他的步伐虽慢，却自有一种风雨无阻的庄严。报纸在他的手中，不只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他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一种不可打破的仪式。

然而昨天下午，这平静的节奏被打破了。

老父亲坐在他常坐的窗边，罕见地没有翻开报纸，而是望向窗外模糊的晚霞。当我走近时，他转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迷茫：“眼睛突然花了，看什么都像隔了层毛玻璃。”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报纸，“今天的新闻，一个字也看不清了。”

那一刻，黄昏的光线似乎骤然暗淡。我心中微微一沉，却故作轻松地安慰父亲，或许是疲劳所致，建议他自己按摩眼周，做做眼保健操。父亲点点头，认真地将双手搓热，覆在紧闭的双眼上。那双手布满岁月的沟壑，此刻温柔地守护着正在黯淡的窗。

整个傍晚，异常安静。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时而轻按眼，时而停驻在膝头的报纸上，仿佛在触摸那些看不见的文字。灯光下，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我在一旁看着，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感——那不仅是对父亲健康的担忧，更是因为忽然意识到，剥夺父亲阅读的权利，几乎等于将他与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隔绝开来。那份报纸，是父亲丈量时间

的标尺，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也是他参与社会、感知时代的最显眼的窗口。那是为我九十六岁的老父亲预留的角落。老父亲腿脚稳健，眼神清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时分必会缓步而来，取走那叠油墨未干的报纸。他的步伐虽慢，却自有一种风雨无阻的庄严。报纸在他的手中，不只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他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一种不可打破的仪式。

然而昨天下午，这平静的节奏被打破了。

老父亲坐在他常坐的窗边，罕见地没有翻开报纸，而是望向窗外模糊的晚霞。当我走近时，他转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迷茫：“眼睛突然花了，看什么都像隔了层毛玻璃。”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报纸，“今天的新闻，一个字也看不清了。”

那一刻，黄昏的光线似乎骤然暗淡。我心中微微一沉，却故作轻松地安慰父亲，或许是疲劳所致，建议他自己按摩眼周，做做眼保健操。父亲点点头，认真地将双手搓热，覆在紧闭的双眼上。那双手布满岁月的沟壑，此刻温柔地守护着正在黯淡的窗。

整个傍晚，异常安静。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时而轻按眼，时而停驻在膝头的报纸上，仿佛在触摸那些看不见的文字。灯光下，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我在一旁看着，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感——那不仅是对父亲健康的担忧，更是因为忽然意识到，剥夺父亲阅读的权利，几乎等于将他与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隔绝开来。那份报纸，是父亲丈量时间

的标尺，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也是他参与社会、感知时代的最显眼的窗口。那是为我九十六岁的老父亲预留的角落。老父亲腿脚稳健，眼神清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时分必会缓步而来，取走那叠油墨未干的报纸。他的步伐虽慢，却自有一种风雨无阻的庄严。报纸在他的手中，不只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他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一种不可打破的仪式。

然而昨天下午，这平静的节奏被打破了。

老父亲坐在他常坐的窗边，罕见地没有翻开报纸，而是望向窗外模糊的晚霞。当我走近时，他转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迷茫：“眼睛突然花了，看什么都像隔了层毛玻璃。”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报纸，“今天的新闻，一个字也看不清了。”

那一刻，黄昏的光线似乎骤然暗淡。我心中微微一沉，却故作轻松地安慰父亲，或许是疲劳所致，建议他自己按摩眼周，做做眼保健操。父亲点点头，认真地将双手搓热，覆在紧闭的双眼上。那双手布满岁月的沟壑，此刻温柔地守护着正在黯淡的窗。

整个傍晚，异常安静。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时而轻按眼，时而停驻在膝头的报纸上，仿佛在触摸那些看不见的文字。灯光下，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我在一旁看着，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感——那不仅是对父亲健康的担忧，更是因为忽然意识到，剥夺父亲阅读的权利，几乎等于将他与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隔绝开来。那份报纸，是父亲丈量时间

的标尺，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也是他参与社会、感知时代的最显眼的窗口。那是为我九十六岁的老父亲预留的角落。老父亲腿脚稳健，眼神清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时分必会缓步而来，取走那叠油墨未干的报纸。他的步伐虽慢，却自有一种风雨无阻的庄严。报纸在他的手中，不只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他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一种不可打破的仪式。

然而昨天下午，这平静的节奏被打破了。

老父亲坐在他常坐的窗边，罕见地没有翻开报纸，而是望向窗外模糊的晚霞。当我走近时，他转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迷茫：“眼睛突然花了，看什么都像隔了层毛玻璃。”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报纸，“今天的新闻，一个字也看不清了。”

那一刻，黄昏的光线似乎骤然暗淡。我心中微微一沉，却故作轻松地安慰父亲，或许是疲劳所致，建议他自己按摩眼周，做做眼保健操。父亲点点头，认真地将双手搓热，覆在紧闭的双眼上。那双手布满岁月的沟壑，此刻温柔地守护着正在黯淡的窗。

整个傍晚，异常安静。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时而轻按眼，时而停驻在膝头的报纸上，仿佛在触摸那些看不见的文字。灯光下，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我在一旁看着，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感——那不仅是对父亲健康的担忧，更是因为忽然意识到，剥夺父亲阅读的权利，几乎等于将他与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隔绝开来。那份报纸，是父亲丈量时间

的标尺，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也是他参与社会、感知时代的最显眼的窗口。那是为我九十六岁的老父亲预留的角落。老父亲腿脚稳健，眼神清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时分必会缓步而来，取走那叠油墨未干的报纸。他的步伐虽慢，却自有一种风雨无阻的庄严。报纸在他的手中，不只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他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一种不可打破的仪式。

然而昨天下午，这平静的节奏被打破了。

老父亲坐在他常坐的窗边，罕见地没有翻开报纸，而是望向窗外模糊的晚霞。当我走近时，他转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迷茫：“眼睛突然花了，看什么都像隔了层毛玻璃。”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报纸，“今天的新闻，一个字也看不清了。”

耄耋醉书香

□ 张广明

我已步入八十三岁的门槛，但我对知识的热爱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并没有放松。每天除适当的健身锻炼外，就是读书看报，接受新知识，了解时政要闻，在阅读中享受生活，在学习中寻找乐趣。

我特别喜爱古诗词。一次有个朋友见我手拿一本《宋八大家绝句选》，便开玩笑地说：“还想当诗人呀！”我笑着回答：“不是想当诗人，是想寻找诗中的乐趣。”

学习古诗词的核心乐趣，在于以千年文化为钥匙，打开古人的心境与天地；其核心收获，则是为自己的感情和表达，沉淀下最凝练、最雅致的语言宝库。

在学习古诗词中与古人同喜同悲，享受共情之乐。当读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心里懂得了苏轼的牵挂；当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时，便感叹李白的豪迈。不需要穿越千载，就能借诗句与千年前的诗人共享明月、共叹人生，这种跨时空的情感连接，是独有的精神愉悦。

古诗词是汉语的精华，内涵丰富，意境深远。一些平凡的景物被写得活灵活现。如“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小桥流水人家”的清幽，“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灵动，以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喜悦描述；

“剪不断，理还乱”愁绪的诉说等，真是意境细腻，美感醉人。

古诗词讲究留白之美，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展现生机，“落霞与孤鹜齐飞”勾勒壮阔景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句，则拓展了读者的思绪，使其善于发现平凡生活中的美和诗意，陶冶了情趣，慰藉了情感。

诗词也能提供情感共鸣，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道出了永恒的孤寂；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带来豁达力量，成为心灵的慰藉。

晚年的乐不在于热闹，而在于心安。古诗词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我们记忆里的匣子，也打开了与岁月和解的门。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轮回里看四季流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里，惜眼前温情。一字一句读下去，日子便不再是匆匆的朝暮，而是浸满墨香的诗行，清淡、悠长、自有回甘。这便是阅读古诗词的好——以诗为伴，与古为友，晚年岁月也能过得如诗般雅致，如词般安然。

最后就以我的一首小诗作为结束语：“春风万里好时光，云卷云舒趣味长。暮年逢时心敞亮，清福畅享醉书香。”



题字：邵玉铮